

第一章 穿書來看戲

風吹荷動，荷葉上的水珠滴溜溜的轉了一圈，砸在水裡，嚇跑了游動的魚兒。施秀盈看得起勁，就撲起魚食撒了點下去，引來一片貪吃的小魚爭搶，一片金鱗耀紅，漂亮極了。

這樣顏色鮮亮的錦鯉整個京都也不多見，她這池子裡的是幼時進宮裡玩見了喜歡，陛下親賜的，養了這些年下來竟也有了一池子。

天上烈陽灼目，雖然才剛進五月，但是天氣已經很熱了。

這采幽水榭位於荷池深處，依著一株巨大的榕樹，遮天蔽日的擋了大半盛夏的烈陽，可因為修剪的好，枝葉挑高，並不會顯得昏暗，陽光穿過枝葉灑下，恍惚間彷彿帶著淡淡的綠芒，夏天待在這裡可謂是身心舒暢。

此外，又有九曲迴廊在荷池中蜿蜒出去，連接兩岸，不論去哪兒，都是極為方便的。

「五妹妹這魚不愧是聖上親賜，真是不凡。」旁邊的施瑜瑤正吃著點心，可注意力卻一直在這位備受寵愛的妹妹身上，見她一張粉妝玉砌般的容顏舒展開，目光一晃，不由得避開，然後擦著指尖邊笑著說。

施秀盈笑了一下隨口客氣道還好，邊掃了自家這位四姊姊一眼，眼神略有些微妙。珍惜這段最後的時光吧，她心想。等到女主重生了，妳這個穿越女順風順水的日子也就到頭了。

「若是四姊姊喜歡，可帶幾尾回去養著。」施秀盈漫不經心的把話說完。

施瑜瑤心說誰稀罕這兩尾魚，臉上的笑容卻十分誠懇溫柔，又帶著幾分驚喜，說：

「那就多謝五妹妹了。」

她一副打趣的樣子，話裡話外親暱的很。

施秀盈笑了一下，沒接這句話。

說實話她也很服氣自家這位四姊姊，不說別的，就這副時時溫柔小意而且又這樣放得下身段的本事，那就不是什麼人都能有的，這副樣子，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她和自己的關係有多好呢。

施秀盈不接話，施瑜瑤也不惱，這個妹妹跟她不一樣，生來就是那些貴人們的掌上明珠，要被捧著哄著的，既然這樣，那她就捧、就哄，只要能得好處，這點顏面算什麼呢？

就這樣，一個言笑晏晏，一個有一句沒一句的，竟然也聊了好一會兒，直到一陣輕巧的腳步聲響起。

「小姐，四小姐。」哪怕步子略快，來的丫鬟也沒丟了禮數，認真行過禮之後面帶笑容，高興地稟報說：「二小姐醒了。」

施家上邊長輩只有一個老夫人，分支不算，目前府裡有三房，長房二房是先誠國公髮妻所出，三房是繼室所出，然後繼室因病而亡，就又有了如今的老夫人，並無子嗣。

至於丫鬟說的二小姐正是二房嫡出，之前不慎落水，一直昏迷，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現在醒了，倒是件大喜事，著實讓人鬆了口氣。

更主要的是，這位二小姐名喚施瑜瓊，正是她穿越的這本書的女主，嗯，一本重生女反殺穿越女的甜寵文。

重生女是施瑜瓊，穿越女是施瑜瑤。

至於她穿的這個，身分略有些複雜，是男主前世的妻子，但是今世男主愛上了女主，一心癡戀男主的她作天作地，把自己鬧成了個笑話，最後意外早逝，卒於十五歲。而她今年十三，還有兩年。

那麼問題來了，她只知道施瑜瓊會重生，但是不知道具體時間，會是這次嗎？施秀盈的第一反應是去看施瑜瑤，誰知卻恰好對上了對方的視線。

她看我幹什麼？她們同時心想。

施秀盈若無其事的收回視線，說，「這會兒二嬸嬸肯定忙著，小風，妳去備好禮，再過半個時辰我去看二姊姊。」

施瑜瑤自覺明瞭了施秀盈的意思，這是要約著和她一起去，就溫聲說：「既然要去，那便一起，也免得讓二姊姊多費心。」

這話雖然來得突兀，但也正好順了施秀盈的心思，她正等著去看那一幕呢，因此也就順勢應了。

說著話，兩人定下了時間，施瑜瑤就起身告辭離去。

施秀盈也沒忘了魚，忙讓人送來。

屋裡的丫鬟機靈，早在她開口的時候就去讓人準備好了，說話間就送了過來。幾尾赤紅錦鯉裝在白瓷淺缸裡，尾巴一用，漾的缸底繪的荷花都跟著晃了晃。

施瑜瑤高興地接了，又道過謝，然後離去。

施瑜瑤一走，施秀盈立即起身舒展身體伸了一個懶腰，跟著就踩掉了繡鞋，只穿著羅襪歪在榻上，這才覺得舒服了，邊歎了句，「這四姊姊也太能說了。」

她明明沒說幾句，可對方就是能坐得紋絲不動，還能笑盈盈的把話說下去。

大丫鬟小風輕輕一笑，說：「這也是四小姐喜歡小姐，不然哪兒會這樣呢。」

至於這喜歡，指的是她家小姐本人，還是她的身分，那就見仁見智了。

「小姐話少，喜靜，府裡的小姐們都知道，就四小姐……」小雲接了一句，還要再說下去時就被小風瞪了一眼給制止了。

她們是下人，怎麼可以隨意評說主子們，雖說小姐寬和，夫人卻不能容忍她們帶累小姐的名聲，禦下不嚴這話可不好聽。

施秀盈倒是不在意，卻知道世道如此，她若縱容小雲，那是害她，索性就當看不見了。心裡想著，她笑了笑，拿起早前因為施瑜瑤來而放下的遊記繼續看。

她們覺得施瑜瑤沒眼色不會看，可說不定她那位四姊姊反而覺得她是被其他姊妹孤立了，所以來給她送溫暖呢。

雖然同是穿越女，但是她始終理解不了施瑜瑤的傲氣和想法。

這世上，不是穿越了就能改變智商和情商的，小說從來不能代表現實，穿越女也不可能都是萬人迷。

水榭裡面的丫鬟們已經活動起來，開始收拾東西，小風小雲小雨小霧四個大丫鬟

分工合作，很快就把水榭收拾得乾淨整潔。

自家主子夏日喜歡穿著襪子就在地上走來走去，也就來客人時才會穿上繡鞋應付一下，所以這地總是要乾淨的才好。

行至湖邊，施瑜瑤走下迴廊後，沒忍住回頭看了一眼，從這裡遙遙看去，依稀能看到那棵樹冠很大的榕樹和樹下翹著角的屋簷。

她目光中一直帶著的溫柔笑意退去，直到這時才敢露出那點羨慕嫉妒來。

她自知生得不錯，可當得起花容月貌一詞，然而每每在施秀盈旁邊卻總覺得失了所有光輝，她的容顏實在是太過絕倫，便是她活了兩輩子也沒見過能和她相比的。而後她又看了眼身邊丫鬟小心捧著的魚，臉色微淡。

還有這魚，她自覺活過兩輩子，也算見識不凡，可每每在施秀盈這裡卻總覺得見識不夠。

想到這裡，她心中煩躁微生。

明明穿越了，可她怎麼就沒穿越成施秀盈呢？她可是誠國公唯一的女兒，而且還是嫡出，皇后更是她嫡親姑母，可以說是如珠如寶的長大，可自己現在呢，親爹是繼室所出，平庸無用又花心濫情，可以說是一無是處，害的她還得來討好這位妹妹才能得些好處，真是糟糕透了！

總有一天……她暗自咬牙，然後恢復了溫柔微笑，提步離開。

夏日貪涼開了窗戶，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施秀盈和施瑜瑤到二房所在的南院時就被憔悴的二嬸嬌給提醒了一番，這才放人進去，跟著一驚，發現原本該躺在床上的人這會兒竟然正站在窗戶前在吹風。

這還了得！二夫人李氏又驚又怒的上前，口中擔憂的斥責著，邊把人扶到了床上坐著，跟著冷眼一掃屋裡的丫鬟，然後看了眼身邊的嬌嬌。

嬌嬌上前輕聲慢語了幾句，就引著她們出去，幾個貼身丫鬟瑟瑟發抖，無措的看著自家小姐，卻見施瑜瓊正看著到訪的兩位小姐，根本沒注意她們，她們眼露驚慌，跟著出去了。

施秀盈看了眼，微微皺眉，卻也無可奈何。

自家這位二嬸看似溫和，可那傲氣都在骨子裡，加之出身書香世家，滿門清貴，這規矩也就大了些，這些丫鬟們沒有勸住主子，眼看著是要下去受罰的，可就算她不忍也不能開口，說到底這是二房的事，她這個隔房的小輩可不能多話。心裡想著，她又把注意力放在施瑜瓊身上。

她已經上了床，床帳輕掩，施秀盈一時間竟然看不清她的表情。

出神的這一會兒，施瑜瑤已經和施瑜瓊打起了招呼，可奇怪的是向來周到得體的施瑜瓊這次卻沒有回應，只是直直的看著施瑜瑤。

施瑜瑤被看得有些不適，面上卻分毫不顯，微笑著走了過去。

隨著她的靠近，終於看清了床上施瑜瓊的表情，只見她面色平淡，甚至有些木然，一雙眼睛卻冷幽幽的，直愣愣的看著施瑜瑤。

她這副樣子，別說是施瑜瑤，就是旁邊的李氏看了心裡也有些不適，忙攬著她，小聲喚了一句瓊兒。

這一聲似乎驚動了她，施瑜瓊的臉色一點點的掛上了微笑，一如往常的模樣，喊了句四妹妹，又說：「娘，我沒事，只是總覺得睡了很久，看什麼都像隔了層什麼似的，現在好了。」

對著施瑜瑤這副難掩冰冷的樣子……施瑜瓊果然重生了！

「二姊姊。」施秀盈驗證了心裡的猜測，跟著輕喚了一聲。

施瑜瓊立即看向她，跟著一愣，像是沒認出來她一樣，好一會兒才恍然著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說：「五妹妹也來了，剛剛竟然沒注意到妳，快，快坐。」

「二姊姊應該是睡糊塗了，想來明日就好了。」施秀盈笑呵呵的說。

施瑜瓊這樣子倒是真的讓李氏和施瑜瑤信了施秀盈的話，不然怎麼一副認不出她的樣子。

施瑜瑤微微鬆了口氣，剛才施瑜瓊看她的目光讓她背心發涼，現在這樣好多了，可不知為何，她的心還是忍不住發緊，總有些不安。

李氏立即放下了心，口中說著要去城外的白雲觀中還願，邊絮絮叨叨的叮囑起來。見此，施瑜瑤和施秀盈也就沒有多留，只關切的問了幾句後就告辭離開。

施秀盈輕巧的走著，到門口時忽然回頭看了一眼，就見施瑜瓊正側著臉，直直的看著施瑜瑤的背影，眼底像是含著冰，感覺到她的視線後，施瑜瓊輕輕看過來，然後微微一笑，就彷彿那目光只是尋常而已。

施秀盈心裡百轉千迴，也微微一笑，跟著走了。

嗯，有熱鬧看了！她饒有趣味的想著。

施瑜瓊和施瑜瑤的仇可不輕啊，至於那個所謂的男主、她原本的夫君愛誰，她不在乎，男人哪兒有看熱鬧掐架有意思。

走到半路，有丫鬟來請，施秀盈就轉到去了暢和院，她的親娘國公夫人周氏正在那兒等著她呢。

「娘——」施秀盈笑得甜如蜜，撒嬌道。

周氏自顧自的上上下下看著她，眼看著一切周全才放下心，招呼她過去，邊小聲說：「沒離妳二姊姊太近吧？她得了風寒，可別傳給妳才好。」

施秀盈自然說沒有，可正說著話，周氏身邊的王嬪嬪就端著碗熱呼呼的薑湯過來了。

她睜大眼，立即就擰過了頭，滿身抗拒。

「玲瓏乖，把薑湯喝了。」看她都十三了，卻還這副孩子氣的模樣，周氏和王嬪嬪只覺得好笑，邊喊著她的小名邊誘哄道。

這種熬製出來的薑湯，別的還罷了，主要是那股辛辣，入了喉能把人刺的眼淚都流下來。施秀盈掩耳盜鈴的想當做看不見，就是不想喝，可最後還是在自家娘親的誘哄下給喝了。

這沉重的母愛啊——她苦澀中帶著甜蜜的心想。

喝完了薑湯，她趕緊喝了盞溫水，然後又吃了兩個蜜餞，總算壓下去口中的味道，可就算這樣她整個人也變得蔫蔫的了。

周氏看了又好笑又心疼，就拿了帖子出來給她看，笑盈盈的說：「長公主新修了院子，據說景致極好，過兩天準備辦一場清涼宴，邀請各家女眷去參加，玲瓏想不想去？」

「去！」施秀盈脫口而出，開心得很。

雖然時下風氣並不太過保守，女子出門遊玩隨意，甚至和未婚夫大庭廣眾之下說笑牽手也無人指摘，但是她容貌在這兒，自家娘親可不放心她出門了，總覺得不安全，所以像這種赴宴的活動是她難得能出門的機會。

為著這個，施秀盈立即就被哄好了。

周氏看了不由好笑，平時自家玲瓏也是十分能坐得住的，也不怎麼喜歡與府裡的姊妹們來往，按理說這個性子應該喜靜才是，偏她又很愛出門，還喜歡看熱鬧。施秀盈高興過了，忽然就想起一件事。

等等，她記得這次宴會上似乎發生了一件事——主角就是鎮國公幼子，那個傳言中驕橫跋扈、紈褲不講理的傅鳴琅。

先帝體弱，三十餘歲就沒了，當時只得了一子一女，正是當今陛下和長公主。

陛下登基時不過十三，為了他帝位穩固，長公主下嫁手握重兵的長興侯為繼室，當時長興侯已經年過三十，有兩子一女，而長公主才十六歲，且在與長公主大婚前長興侯就已經定下了長子為世子。

前些年隨著陛下威嚴日盛，坐穩了帝位後，長公主就帶著獨子和長興侯分府別居，住進了自己的長公主府。

這些細枝末節，周氏早就一點一點說給了施秀盈聽，就怕她上門做客不知情，會犯了主人的忌諱。

入了長公主府後，周氏並施秀盈就被長公主的貼身嬪嬪馮嬪嬪直接引去了正院，至於二房和三房的人，雖然得以被請來，但是很顯然長公主並不想見他們。

「韻悠，妳來了，快坐。」長公主今年已經四十有六，比周氏大八歲，保養得很好，依舊能看出她容貌生得極好，雍容美豔，可見當初年輕時的風姿。

施秀盈從第一次見她時就在想，當初的長興侯到底是什麼樣的脾性人物，竟然能在這樣的美色下無動於衷。

當年長公主下嫁長興侯府前，先帝已經為新帝定下了誠國公府嫡長女為后，等到帝后成婚，跟著周氏就嫁入了施家，這親連著親，後來慢慢的周氏和長公主就熟稔起來，關係更是越來越好了。

長公主親切，可周氏分毫沒失了禮數，依舊帶著施秀盈行完了禮這才起身坐下。

「妳呀，就是這樣多禮。」長公主無奈的說然後看向施秀盈招手，「玲瓏過來，到姨母這兒來。」

施秀盈看了眼自家娘親，見她笑著就輕巧的走過去了。

「姨母。」她笑著說，倒是沒有在周氏面前黏糊糊的樣子，雖然親近，可該有的禮節都做得十足。

周氏在一旁看了暗自滿意，心裡十分舒坦。

「好孩子，怎麼看著瘦了。」長公主笑意盈盈的拉著施秀盈的手，然後微微蹙眉看向周氏說：「我記得玲瓏苦夏，這是熱著了？」

「哪裡。」施秀盈笑著晃了晃手，「姨母這是關心則亂了，難道就沒發現我長高了些？」

長公主微訝，站起身仔細看了看，竟然已經到她的肩膀了，不由笑著說：「是，是長高了，倒是姨母疏忽了，我們玲瓏已經是大姑娘了。」

施秀盈就笑了，有點小得意的開心。

長公主又拉著她問了幾句近況，說著話時馮嬪嬪就呈上來了一個小錦盒，她隨手打開看了看，裡面是兩串小指腹大的粉玉珠子，裡面蘊著絲絲白線，看起來就跟一朵朵花一樣，她拿起就套到了施秀盈腕上，「這是前段時間下邊人送來的，正適合妳這種小姑娘戴，快抬起手讓姨母看看。」

施秀盈倒是挺喜歡的，可還是看了眼周氏，見她沒有反對的意思，才抬起手看了看，笑盈盈的說了句謝謝姨母。

兩家親近，這些年她沒少收長公主的東西，倒也沒多想。

「阿穎那裡呢？」跟著她就問了一句。

這阿穎說的就是長公主的嫡長孫女，今年十四，算起來比施秀盈還要大上一歲，兩人自小相識，關係倒也還可以。

「自然少不了她的，我記得她今日也戴上了，玲瓏妳去尋她玩的時候就能看到了。」說著話，她笑了一下，隱約想起了年少時和好友相處時的情形，那會兒，吃也想一樣，穿也想一樣，就連胭脂水粉都想用一樣的。

施秀盈自然說好。

長公主又笑著說了幾句，就找人帶她去尋那些小姑娘們玩了，至於周氏一會兒則要跟著長公主去那些貴夫人們那裡。

施秀盈出了屋子，由嬪嬪帶路去了湖邊的一個院子裡，她剛一進去就被豐慧穎給截住了。

「妳總算來了。」她容貌隨了長公主，明媚嬌豔，她說著話時眼睛一撇，有些不耐和煩躁，「妳可管管妳那四姊妹吧，風頭都讓她給出盡了。」

這院子一旁挨著湖，上有樓閣，側有水榭，另一邊則接著花園，豐慧穎拉著施秀盈上了二樓，從這裡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著湖上迴廊裡的熱鬧場面——

施瑜瑤正挽袖提筆寫著字，一旁一眾少年男女們看著，輕聲驚歎。

「……接天蓮葉無窮碧……好，好詩啊！」

這時，忽有一道清朗的男音響起，帶著欽佩，仔細一看，赫然是一個相貌清俊的少年，正溫和的注視著施瑜瑤。

施秀盈嘴角未抽，一時間竟然不知道是該感歎這狗血的穿越女剽竊詩文把自己包

裝成才女的劇情，還是感歎說這話的人是施瑜瓊的未婚夫李志文。

雖然書裡說過上輩子兩個人牽扯不斷，曖昧叢生，害的女主鬱鬱而終，但是竟然這麼早就開始了嗎？

「妳看看妳看看，我就知道不該請她，她一來，他們就都看不到別人了！」旁邊豐慧穎氣呼呼的接著說，恨恨的拍了一下正看著的施秀盈，下手看著重，可落在身上卻輕輕地，「她到底怎麼回事？我也沒聽說你們府裡請過什麼名師大儒，難道真的有這種攬盡靈秀的人？」

施秀盈正看著站在施瑜瓈一側的施瑜瓊，可惜她背對著這裡，一時間也看不清她的表情。

也不知親眼看著未婚夫對著妹妹這副欽羨模樣的她現在是什麼表情，又是什麼心情。可惜了，這次看戲沒找對地方！

豐慧穎這一下子算是把她收回了神，施秀盈輕輕歎了口氣，說，「好阿穎，莫急，莫急。」她握著豐慧穎的手，「她的事我怎麼曉得，她愛怎麼做就怎麼做，總歸是天要下雨，日要西沉，攔不住的事，妳急什麼？可別拍了，妳看看，我手都紅啦。」

「啊？」豐慧穎微驚，忙拉起施秀盈的手，順勢把袖子往上一推，露出半截白生生的小臂來，膚如凝脂，吹彈可破般，只是上面那片紅暈著實有些礙眼了。

「哎呀，怎麼紅了，我明明沒使勁。」豐慧穎懊悔的說，伸手想要去揉揉，可臨時又收了回來，她怕給揉得更紅了。

「沒事，就這樣，很容易紅的。」施秀盈笑道，自己伸手按了按，果然又是一片紅印。

「妳這也太嬌嫩了。」豐慧穎有些羨慕的嘟囔，然後又笑著伸出手給她看自己腕上的粉珠子，「祖母之前就說還有對給妳了，果然，妳看，一樣吧。」

施秀盈抬了抬手，把腕上的珠串和她的並齊，然後點了點頭，「是一樣。」

豐慧穎看她，忽然就笑了，湊過去小聲說：「祖母一定說這是下面的人敬上來的，才不是呢。」說著話，她還擠了擠眼睛，帶著打趣，「這是我魏家表哥送來的。」

魏家表哥名喚魏遙知，出身長公主母妃的家族安陽侯府，今年十六，已經被請封世子了。

要說她為什麼這副樣子，自然是上次魏遙知在長公主府見到施秀盈，當時就失了神，那副愣愣的樣子，是個人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說是送給我的，可我都這麼大了，我這位表哥還是頭一次想起來要送我東西呢——」她這句話說得意味深長，就在那兒看著施秀盈戲謔的笑。

施秀盈一點兒都沒被打趣到，說：「長公主說是下面的人送來的，那就是。」她眨眨眼，一時間根本想不起那位所謂的魏家表哥的模樣，然後若無其事的轉移話題，「我們快下去吧，今日你們家宴客，妳這個主人家不在可不像話。」

眼見著她沒反應，豐慧穎心裡輕歎一聲，看來自家表哥希望渺茫，臉上卻分毫不顯，笑著說好，反手拉著她的手，輕快的下了樓。

樓閣裡頓時安靜下來，只餘下半掩的窗外透進來的燦金色陽光。

啪——

一聲輕響，睡在橫梁上的傅鳴琅猛地抬手蓋在眼前，可即使這樣，剛才那節玉臂和陽光下女孩兒精緻到近乎縹渺的側臉，還是不由自主的在他眼前晃來晃去。

「施秀盈……」他輕聲喃喃，耳根泛紅。

這時一陣沉穩的腳步聲緩緩靠近，傅鳴琅一聽就知道，這是他侄兒傅禹啟來了。

下一刻，少年沉凝的聲音響起——

「小叔，宴會將開，該走了。」

長公主修園子時著重修的是這片湖，正確來說是湖上的九曲迴廊。

荷田之中，迴廊曲折蔓延，竹簾半掩，湖中人工造了一座小山，花木扶疏，精巧別致，其間又有涼亭隱隱，旁邊一條瀑布砸下，水珠四濺，有水車吱吱軋軋的轉動，引得水氣彌漫，涼風習習，正是夏日避暑的好地方。

豐慧穎拉著施秀盈的手行在迴廊間，沒幾步就看到了施瑜瑤一群人，不過比她們反應更快的是一個俊秀少年。

「表妹，施小姐。」在別人都圍著施瑜瑤的時候，他一直注意著來處，等看到豐慧穎後，幾乎立即就往這邊走了幾步，一雙眼睛忍不住的看著施秀盈。

施秀盈下意識看了一眼，對上他的眼睛後，只覺得那雙眼好像瞬間變得亮晶晶起來。

這是……魏遙知？

作為大家閨秀，背各大家族人物圖譜也是一項必備課程，雖然施秀盈做不到都記住，可親近的幾家她倒是囫圇記了個大概，因此，在來人叫了豐慧穎表妹後，她很快就想到了對方的身分。

「表哥。」豐慧穎給他使了個眼色，笑著問：「這是在幹麼呢？這麼熱鬧？」

她瞭解施秀盈，因著她這副絕佳相貌，這兩年沒少遇到欽慕者，在碰上兩回過分熱情的追求者後，她就有些厭惡這些總想湊上來的人。

所以，對著施秀盈的時候絕對不能過分熱情。

魏遙知不解其意，可還是轉了口，沒再衝著施秀盈獻殷勤，轉而說：「是施四小姐作了首詩，大家正在品鑒。」

他一副不怎麼在意的樣子，說起施瑜瑤更是絲毫都沒有別人口中的讚歎。

說話間，這群人也都注意到了他們的到來，看去後不由得把目光都落到了施秀盈身上。

此時正是上午，夏陽璀璨，漾得湖面一層波光粼粼，一片粉荷碧葉間，施秀盈穿著繡藍色纏枝紋的月白色百褶裙從迴廊上走來，眉目如畫，玉肌生暈。

至於一旁的豐慧穎和魏遙知原本也算相貌出眾，可在她之側竟都失了色。

「是施五小姐。」有人輕歎一聲。

施家五小姐之美名京都可謂是無人不知，曾有人私語道，若非她姑母是皇后，這樣的美人怕是早被天下最尊貴的帝王迎進了皇宮。

不過也幸好她姑母是皇后，那人隨後又笑道，否則這樣的美人他們怕是都無緣一見。

施瑜瓊抬眸掃了眾人一眼，然後又看向施瑜瑤，帶著淡淡的譏諷，跟著收回視線。

施瑜瑤臉上笑容微滯，轉眼就恢復了正常，笑著喚了一聲五妹妹。

「二姊姊，四姊姊。」施秀盈打了個招呼，看向李志文手中的紙張，十分好奇。

這詩她熟，但是她比較好奇的是，施瑜瑤把裡面的西湖換成了什麼。

「這就是四姊姊新寫的詩？我能看看嗎？」她朝正拿著詩文的李志文問道。

李志文笑得驕傲而高興，說：「正是四小姐寫的，真是好文采。」

說著話，他把詩文遞給施秀盈。

施秀盈眨眨眼接過，唇邊輕諷一閃，施瑜瑤寫的詩，你驕傲什麼，還真是司馬昭之心。

「無窮碧，別樣紅，好字，好句啊，短短幾字就道盡了夏荷之美，四小姐之才讓在下佩服。」李志文口中不停，繼續稱讚，滿是敬佩。

施秀盈沒怎麼在意，只疑惑道：「月湖？」

說著話她抬眼觀向施瑜瓊，想看看她現在是什麼表情。

自己青梅竹馬的未婚夫，正當著她的面大肆稱讚妹妹，還難掩一絲欽羨，她到底是何感想？

施瑜瓊站在那裡，淺淺微笑，看不出絲毫異樣——

見著這樣，施秀盈眼波一轉，暗自啞嘴。她心中清楚，施瑜瓊這樣並不是毫不在意，而是早已習慣，甚至心中打定了主意……

回想起原文中她後來的行動，施秀盈暗自為施瑜瑤和李志文點了根蠟。

「月湖是我家這片湖的名字。」旁邊的豐慧穎解釋了一句，只是表情略有些奇怪。

施秀盈瞅了她一眼，八卦的雷達敏銳的告訴她，豐慧穎這個表情有故事。

她來長公主府的次數也不少了，以前可沒聽說過這個湖有名字，不過這不是八卦的好地方，她忙得很，接著就去跟別的小姊妹打招呼了。

京都勳貴數量不少，可有數的也就那些，世代聯姻下來幾乎都能說上幾句話。

不說別的，就他們國公府裡的姻親便有好幾家，她親祖母沈家的表姊妹，還有母親周家的表姊妹，在此之外還有大嫂馮氏的娘家人，林林總總的，見著面了總要聊幾句。

周家有寧遠侯的爵位，馮氏更是出身永平侯府，這些年雖然沒出什麼優秀的子弟，可都是老牌勳貴，從開國到現在都屹立不倒的世家。

至於沈家更是世代從軍，為國之棟梁，沈家沈居雲，周家周采欣，馮家馮怡然，都是家中正當齡的嫡女。

一英氣，一嬌俏，一軟糯，和施秀盈的關係都很不錯。

施秀盈的到來，不知不覺就沖散了施瑜瑤一首好詩給眾人帶來的震驚。

美色之下，詩詞總要退後一步，便是想起也只是暗恨自己文采不足，難以用詩詞描摹出這難得的絕色來。